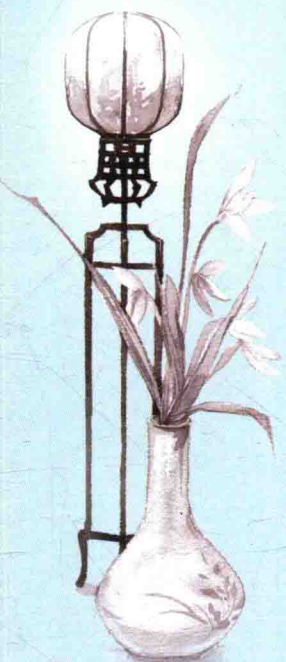


# 张公案

II 大风刮过 著

上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公案. 2 / 大风刮过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399-8673-9

I. ①张…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942号

书 名 张公案. 2  
作 者 大风刮过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暖 暖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520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673-9  
定 价 56.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南朝·陶弘景

# 目录

CONTENTS

416	373	371	001
——	——	【番外】	【卷肆】
故事贰 小宝	故事壹 中元魔	瓜棚夜话	古井姥姥

## 楔子

“道宝法延开，妙用奇哉，亡灵灭罪免三灾，青华宝盖来接引，送上天台，送上天台……”

香烟缭绕，铃响磬鸣。众道人手捧经卷法器，唱诵经文。立于案前正中的法师捧起水盂，趋步向案后。

案后地面上绘着硕大的阴阳双极图案，一口大棺首压阴眼，尾压阳眼，横在双极正中。棺，无盖，只覆着一块书满经文的黄绸。

铅云沉沉，烟柱直升。无风，黄绸却在微微拂动。

六名道人随法师一起站到大棺边，诵咒焚化一张符文，投入水盂。火焰在水上燃得更烈，仿佛一朵绽开的火莲。倏忽寂灭，盂中水仍澄清无比，不见半点灰屑。

法师望着盂内，脸上掠过一丝阴霾，随即看向棺身：“启。”

六名道人同时抬手，黄绸卷落，露出幽冷的白。

这口大棺，竟是石做的！

棺身上，白色的云纹似在流淌，几只栩栩如生的蝙蝠拱托日月。翩翩仙鹤振翅，仿佛立刻便会从棺上飞出。

棺中躺着一名华服女子，满头银丝，面容姣美如少女。她双目阖拢，神色从容，如在沉睡，两手叠放于腹，指甲殷红如血。

法师口诵经文，缓缓绕石棺踏步，左手捻诀，将盏中水点弹向棺中。

九名壮年男子抬着白色的石棺盖走到棺边。突然，他们都肩一沉，身一斜，棺盖重重落地。

法师大喝一声，再猛弹几滴水进棺内，把剩下的水泼向棺盖。

六名道人齐齐诵经，这时，远远有人一声惊呼：“乱，动了！”

围观的人群瑟瑟，九名抬棺盖的壮汉也不禁寒毛倒竖，看向香案侧前方的乱台。唯有法师紧盯着棺盖上滑向四周的水滴，瞳孔微缩。

竖直的乱在沙盘上缓缓划动，书出一行行文字——

坐山高，观水长，云外松下妙玄藏；座下虔许勤善功，自有福报世无双。

棺中的女子仍静静躺着。一滴水凝在她的脸颊，似一颗晶莹的珍珠，又如一滴泪。她的唇边噙着一丝笑意。

## 数十年后——

清晨，书生踏着被晨露打湿苔痕更显斑驳的石阶向上而行。背着香袋的少女们红着脸不断偷偷瞧他，年岁长些的妇人们掩口嬉笑，一妇人扬声道：“小公子，来给慈寿姥姥上香，是想娶个好媳妇？”

书生侧转身一揖：“晚生不是为许愿而来。只是听闻这里神仙显灵的事迹，好奇一访。”

那妇人嘻嘻笑：“原来小公子是来踏春郊游的。那得仔细赏玩啊，山上的美景多着呢，莫看漏了。”

书生笑了笑，旁侧的少女们都羞涩地垂下了头。

铛、铛、铛——

山顶观前的大钟响了数响。书生随着拥挤的人群踏入狭窄的观门，在大殿绕了一圈后，又自廊下向后院去。一名鬓发花白的老者缓缓自墙边站起身：“施主，此

处香客止步。”

书生向后面的大殿张望：“听闻慈寿姥姥的仙身就在后殿，不知如何才能有缘参拜？”

老者慢吞吞道：“上香许愿，正殿即可。后殿乃供奉仙棺的重地，冲撞反而不好。施主请回。”

书生讶然：“老丈所言仙棺，难道就是那口承载慈寿姥姥仙身的石棺？老丈可曾见过？听闻那棺是石的，自水井中浮出。石怎能浮于水上？那井，晚辈已去看过，口甚小，又如何能置下一口棺？”

老者抬眼将书生上下一扫，摇了摇头：“此事小老儿也不清楚。庙观之地，不敢妄言。”言毕缓缓踱开。

书生在观中转了许久，又到了观外。院墙旁临近崖边处，一株柳树碧缘垂挂，迎风摇曳。

书生走到柳树下，临崖远眺。日近中天，薄雾已散，崖外云雾如涛，微风清幽沁凉。

书生忽感到一丝寒意自足底升上脊背，他一回头，见方才那名老者正站在身后。

“公子喜欢这棵树？”

书生颌首：“晚辈姓柳，一见到柳树便觉得亲切。”

老者哦了一声：“柳，是个好姓。”

书生又看向崖外：“在此处观山景，真是缥缈恍若身在仙境。晚辈曾听过一个传说，道丰乐县一带，埋有宝藏，天上常有祥云霞光，其实是地底宝物吞吐瑞气。本朝开国时，地动使某地塌陷，传闻就是藏宝处。又被视作太祖皇帝必得天下的吉兆，那里如今叫作大碗村。”

老者咳嗽两声：“公子真渊博，老夫打小生长在这里，竟没有听说过。”

书生直视老者的双目：“大碗村，就是数十年前，慈寿姥姥的石棺出现的地方。这老丈应该知道吧？”

老者点点头：“不错，不错，是大碗村。公子知道的真多，难道是想寻宝？”

书生一笑：“晚辈只是喜欢听故事。传闻姑且听之，不可尽信。晚辈总觉得，这方土地之下，另有隐秘。非送子合婚的神迹，而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传奇。”



老者望着书生脚下的地面：“老夫不知道什么隐秘传奇，但故事确实有不少。老夫昔日里还听过另一种说法，许多许多年前，丰乐县某处的地下曾有一座城池，一位公主住在里面。有一天，公主遇见了一个误入城池的少年。”

书生双眼亮了：“而后如何？”

老者道：“而后，公主喜欢上了少年，少年也喜欢上了公主。”

书生兴致盎然：“两情相悦，令人艳羨。再然后呢？”

老者半闭起眼：“再然后啊，两人就永远在一起了。其实公主不能到地面上，她一见光就会化成粉，亦有邪魔觊觎公主。但少年不会让公主堕入邪魔之手，也不会让她消失不见，他诛灭邪魔，与公主长相厮守，直到天荒地老。乡下故事，简单得很，让公子见笑了。”

书生立刻道：“不，老丈讲述虽然简略，但可想象其中的荡气回肠。”

老者呵呵两声：“只是寻常故事罢了，公子姑且听之。”

书生转目又看向崖外，陷入沉思。

日渐偏西，书生离开崖顶，沿着弯曲石阶下山。

上香的人已走得差不多了，山道上十分寂静。道旁密密的树林中，黑影盯着书生的背影，不远不近地跟随。

“少爷——”

弯道处突然跃出一个书僮打扮的少年，身后跟来十来个形容精干的男子，一起扑向书生。

“少爷，你怎么自己跑到这里来了？要是磕着碰着了让小的们怎么向老爷夫人交代！求少爷可怜可怜小的们，别再乱逛了。”

“我只是出来踏踏青，这不是好好的么。”书生含笑抚慰书僮。

树丛中的黑影收起手中的匕首，无声无息地潜回阴影中。

## 又十几年后——

“慈寿姥姥，初现神迹于丰乐县郊。托躯石柩，浮显井中……”

封若棋放下手中的笔，端起茶盏。

茶水已凉。沏得过久，本应碧绿清亮的茶汤在烛光下泛着褐浊，入口微涩。封若棋盯着窗纸，回想白天的事。

“请问，先生可是慕叶生？”

几个陌生的男子叩开门，开口便是这句询问，令他不由得一怔。

“不才鄙姓封，名若棋。昔日曾写话本，所用化名是慕叶生。敢问诸位是……”

为首的中年男子拱了拱手：“唐突先生，吾等乃丰乐县人氏，窃食县衙礼房薪俸。最近县中寿念山慈寿观重修，知县大人久仰先生高才，特命吾等来请先生写一篇碑文。”

丰乐县的慈寿姥姥庙，封若棋久有耳闻，据说求子极其灵验，每年春上，京城都有不少人过去烧香。关于那个庙的来历，传言也很邪性。说是多年前，有人从一口老井里挖出了一具石棺，里面躺着一个白发童颜的老妪，跟着又出了很多邪乎的事情，村民请高人作法，将棺材抬到山上埋了，并建了一座庙祭祀。

此类传说，乡野多见。祭拜非正神者，且无朝廷赐匾，一般被视作淫祀。地方官府若纵容，朝廷还会处罚。丰乐县毗邻京城，这县衙怎地如斯胆大，大张旗鼓翻修这样一座庙，还立碑铭文？

听说丰乐的知县才刚上任，或许不太熟悉朝廷的规矩？

而且，他们请人撰文，为何放着大把的高贤名士不请，要请他这样一个写传奇话本的人？

封若棋心中堆积种种疑惑，但当时不知怎地，就客客气气将这几人迎进了厅中，听他们讲了一堆“知县大人久慕先生才学，撰文者非先生不可”之类的客套话，稀里糊涂应了下来。

待送走了几位客，他渐渐清醒，越想越不对劲，越琢磨越觉得蹊跷，但事已经应下，若再奔去丰乐县衙，推脱不干了，着实不妥。

封若棋叹了口气，罢了，写了这么多年的传奇话本，还怕稀奇古怪的事么？

可能找上他这个写传奇的，就是因为这事太邪性，正经的文士没谁愿意写吧。

唉，一切障，皆是自障；所有魔，都是心魔。

封若棋站起身，提起身后小泥炉上的壶，准备再重新烧一壶水。突然，他的脊背感觉到透骨的凉意。

咣！

紧闭的窗扇猛地大开，一股劲风扑向愣住的封若棋，卷起桌上只写了一行字的纸。

灯，灭了。

一片黑暗。

## 今时今日——

### 【一】

刘知荟一案告一段落，大理寺卿邓绪特意告知张屏，让他暂不要回宜平，留在京中。着沈少卿将张屏安排在大理寺旁边的淳和行馆中住。

行馆外貌甚为朴素，门匾上单题“淳和”二字，白墙墨瓦，梁栋檐柱皆无绘饰，门窗游廊样式简单。

沈少卿与馆丞引着张屏到了东南角的一座小院落。小小一间厅，连着一卧房，一书房，陈设朴素，但样样齐备。地砖下有火道，踏进屋中就觉得十分温暖。院中梅花开得正好。

馆丞道：“馆内轻易没人住，极清静。”

张屏嗯了一声，将包袱搁进卧房。

沈少卿看着张屏模样，暗暗佩服。住进这里都如此淡定，果然是宠辱不惊的一个人，怪不得邓大人如斯看重。

馆丞道：“随行可在耳房中住。”

张屏道：“就我一个。”

馆丞笑道：“打扫收拾馆内都有人做，三餐亦会送来，大人随便吩咐馆中人便是。”

张屏拱手向馆丞道谢，沈少卿亦自去回禀邓绪。

张屏在屋里略歇了歇，便出了行馆，到街上继续寻找陈筹。

寻了几处陈筹以往爱去的地方，都无头绪。张屏在买年货的人群中穿行，去年，他就是和陈筹还有其他几个合住的试子一道过的年，凑钱买了几斤羊肉，拿铜

锅炖着，弄些菜蔬粉条边涮边吃。

恰好几个胡人打扮的男子推着一车生羊迎面而来，张屏不禁驻足望了过去。

推车远去，身边忽地响起一道男声：“张大人，我家大人有请。”

张屏转头，见一年轻男子，头戴圆皮小帽，足踏黑毡靴，窄袖灰缎袍外罩着一件驼绒毛边比甲。

随从。

很有钱。

武官近侍打扮。

张屏同他进了临街酒楼，二楼雅间的门一开，果然见王太师的大公子、刑部侍郎王砚端坐其内。

王砚向他一点头：“坐。”

随从替张屏拉开椅子，张屏便坐了。

桌上无菜碟，但屋中有酒味，王砚嘴角发油，碗盏筷子像是新换过的，显然是吃过一轮了。随从端来新温的酒，跟着两个小厮抬着一只油汪汪的烤全羊进来。

羊到近前，方才能看清羊身上的纵横刀迹，已剔分切好，皮肉却都不散，足见刀功。

王砚向张屏道：“吃吧。”

张屏夹了一筷。

王砚端着酒杯道：“还没回去？”

张屏不得不暂停咬第二口羊肉：“嗯。”

王砚又道：“邓绪让你留在京里过年？”

张屏点头：“是。”

王砚挑眉：“你一个人在街上逛，是邓绪没给你安排地方住？”

张屏把羊肉吞下肚：“安排了。下官现住在一个叫淳和的行馆里。”

王砚放下酒杯。

张屏自羊肉上抬起头，王砚向他摆摆手：“没什么，接着吃。”

下午王砚回了刑部衙门，向陶周风道：“邓大人对尚书大人的学生张屏甚是看重，安排他在淳和行馆住。”

淳和行馆临近大理寺，亦离吏部不远。

京城六大行馆八大驿，淳和行馆不在其内，平常少有人住。只有被特传入京的官员，才能下榻其中。行馆的位置，乃是方便住的人被吏部、礼部查档，大理寺、御史台评审。这般审核身家，必然是打算授予要职。所以，朝中官员默认，若哪个地方官吏住在淳和行馆内，肯定是鸿运临头了。

即便封疆大吏，亦盼望入京时能住淳和行馆。张屏一个从七品县丞住进馆内，可算空前，亦可能绝后。

但看张屏一副浑然无觉的蠢相，王砚敢断定，这二愣子还在鼓里坐着。邓绪一腔美意倒在了狗身上。王砚不禁有些乐呵。

陶周风其实早在邓绪带张屏办案时，便看出了邓绪的意向。单从张屏的前程考虑，若能经此一案，进了大理寺，跟着邓绪，实在很不错。但……陶周风羞惭地承认，自己到底乃一俗人尔……还是想着，能亲自带带这个学生。

王砚又道：“他助大理寺查出大案，必有厚赏。刑部正好缺人，大人可趁圣意未定，上折一试。”

这小子确有三四分能耐，且往往能凑巧抢在别人前头看破关键所在，亦有几分狗屎运。要是是一直待在地方上的哪个杓儿里倒也罢了，被大理寺捡去，忒便宜了他们。

陶周风继续犹豫。不是他不敢开口，而是当下形势，如果邓绪真的有意，他绝对抢不过。

王砚朗朗一笑：“大人若思虑开口要自己的学生到刑部恐有徇私之嫌，可由下官奏请。若不赶紧些，只怕那小子就跟大理寺姓了。”

兰珏这几天忙得四脚朝天。

他本想着张屏若不急着回去，可再到兰府中住两天，过个年再走。待听说他住在淳和行馆，顿时不再多言。

他实在也没工夫再多过问张屏的事。每到年关，他就惆怅自己为什么在礼部这个越过节越忙的地方。而今年的忙碌更胜过以往。尚书龚大人致仕在即，礼部的要紧事都得他这个侍郎扛着。前些时日，他助大理寺查刘知荟一案，假装中毒，趴了几天，堆积的大堆公务，却不能因为他帮忙查案有功就减免了。还有那本要当作龚大人致仕前最后一件政绩的劝学励志册子，更得抓紧时间编出来。

偏偏这时，龚大人临要离去，依依之情浓厚，时常召唤兰珏，共忆往昔。兰珏

每天陪着龚大人或笑或泪唏嘘完岁月流淌，转身就得撞进隔壁扎向如山公文，回府还要熬夜审编那本劝学册子。还没觉得怎么样的时候，居然已经年三十了。

年三十清晨，兰珏一边挥毫将参过自己不下三百遍的钱御史雕琢成一株奋发蓬勃的傲雪寒梅，一边思量要不要自打脸，把不让兰徽踏进柳家大门的誓言吃进肚子里。

那时热血涌脑，把自己身为苦命的礼部侍郎，从年三十到初一都不可能在家的事给忘了。

等一会儿他就得去宫中，核查初一大祭和朝会的一应事项。柳家偏偏真的顾忌起他的感受了，居然没有派人来接兰徽。难道是在抄手等着自己送过去么？

唉，脸面二字，本是虚幻。兰珏搁下笔，正要喊小厮，长修整到门口小声道：“老爷，柳、柳府来人了，说是老夫人想少爷，大年下……”

兰珏噌地站起身，长修一抖：“老爷，小的这就让他们走。”

兰珏立刻道：“慢。”拧眉，酝酿片刻，叹一口气，“毕竟是血脉至亲……罢了，让少爷收拾收拾。”

张屏在陶周风府中过了年三十。

陶周风没让王砚开口讨张屏，而是趁永宣帝谈到这个案子时，先在永宣帝面前委婉探了探口风。

“张屏能得邓大人看重，实在是他的福分。”

永宣帝的话让陶周风有些琢磨不透：“张屏确是未令朕后悔将他列入今科。这桩要案，他立功不少，理应重赏。”

陶周风忙道：“他还年少，此番邓大人能带他历练，已是赏赐了。”

永宣帝笑道：“愿他自己也能这么想。邓卿对他极力称赞，朕觉得他多历练历练，来日可成栋梁。”

这到底是打算升张屏还是不升呢？

陶周风吃不透，在张屏面前一丝口风未露，只勉励他，年轻时不要怕吃亏吃苦，待日后会发现，吃的都是经验。要更加奋发，报效朝廷。

张屏听得很用心，陶周风甚是欣慰。

吃完年夜饭，张屏带着陶夫人给的一提盒饺子，顶着满天烟花，踏着爆竹声回到行馆内。

年初一早上，张屏跟厨房要了个小炭炉，拿小锅下了饺子，正独自吃着，忽有人急敲他院门：“张大人，张大人，宫里来人，速更衣接旨。”

行馆前厅，为首的老宦官眯着双眼：“可是宣平县丞张屏么？”

张屏整衣跪倒，老宦官展开卷轴——

沐天郡宣平县丞张屏，擢升京兆府丰乐县知县，三月十六前到任。

初一下午，兰珏领完御宴出宫，两眼发花，双腿发虚。万幸这次一切圆满，御宴上，永宣帝道“龚爱卿与礼部其余众爱卿辛苦”时，说到其余二字，目光落在他身上。兰珏随在龚尚书之后谢恩，敛让无争，一应夸赞功绩尽数由龚尚书担着，龚尚书心中自也感动。

离席后，众王和一些老臣同龚尚书还有话说，兰珏先行一步，正走着，遥遥看见前方，王砚竟和京兆府尹冯郃对面拱手，像在互贺新春。待兰珏走到近前，二人尤在含笑对话。

兰珏亦与冯郃互道了几句祝词，待冯郃走后，笑道：“看来刑部与京兆府的情谊，新年将有新气象。”

王砚咧嘴：“这个老冯，跟我讲了这一时话，不知道在心里给我烧了几摞纸。若非本部院，他帐下岂能新添一卒？竟不谢我。对了，佩之你还不知道吧？”

兰珏微微扬眉。

王砚道：“就是你和我们尚书大人都甚爱的那个姓张的小子，邓绪本来想要他到大理寺，但是没要成。皇上把他给冯郃了，派到丰乐县。应该就是这两天下旨。”

兰珏微觉意外。

王砚嘿嘿一笑：“这事其实有我一份功劳，我也是无意为之。”

刑部与京兆府因抢案积怨，势如水火，平日各自布置人手巡视京城各处，力求不放过每一根罪案的毫毛，甚至互相在对方衙门附近安插卧底探子。

前几天，王砚去大理寺抢案，碰了一鼻子灰。冯郃得知，非常开心，以为王砚接下来必定拖上他爹的大腿，从邓绪手中夺回脸面和案子，怡然袖手旁观，防范不由稍有松懈。

然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刑部的一个小捕快偶然便装，偶然地到了京兆府门口，单纯想吃口茶，坐到了京兆府大门斜对面的茶棚里，无意中看见一个老者遥

遥望着京兆府大门，犹豫踟蹰。

小捕快是个热心肠，便走上前去。老者拉住他询问，可知道向京兆府报案需要什么步骤，是直接问门前衙役，还是得先击鼓。

小捕快遂将老者搀到一旁，询问老丈何事报官。

老丈道，他是丰乐县姚员外家人，姚员外的小公子丢了，知县老爷到京里来了，县衙使不上力，员外便派他前来京兆府报官。

小捕快道，京兆府的冯大人是有名的青天，肯定能破此案，老丈请放心，赶紧去找门前衙役，他们会问你些话，若是这个时辰刑房的人还在衙门里，就能带你去刑房录个案。若已经走了，得等明天了。录上案之后，刑房会定夺案情，看他们年底忙不忙吧，忙呢，就多等两天，要是不忙，大概两三天便能裁定出查或不查。再看刑捕那边忙不忙，快的话，不出三四天，就会下到你们县里查了。如果一时人手抽不过来，得再多等等。

王砚向兰珏道：“这说的都是实话吧。”

兰珏沉默。

老者扳着指头算了算，大惊失色，那等官爷们来查，我家小公子若一直寻不着，早该……

小捕快说，这也没办法，衙门办事，得按章程来。老丈你家员外可认识京兆府的人？若有认识的人，能快些，好办些。

老者说，不认识，又紧揪住小捕快问，小哥可认识么，家员外定有重谢。并连连作揖。

小捕快赶紧诚实地说，晚辈若能帮上忙，定然相助，岂会要什么答谢。只是京兆府里的人，我认识倒是认识，但都关系不好。要是他们知道老丈认识我，反倒不会好好办你这案子了。

老者顿时无措，小捕快看这么大岁数的一个老人家，眼泪都要下来了，实在不忍，便道，其实吧，除了京兆府，老丈还可以去刑部报案，那里快。

王砚道：“这也是实话吧，是比他们快。”

兰珏继续听着。

老丈问，刑部，管这案子不？

小捕快道，刑部，就是专门管案子的。

老丈又哭着问，但刑部，是不是也得认识人才能更快些？多耽搁一时，我家小



公子的性命就……

小捕快立刻安慰，放心，老丈你认识刑部的人呀。我就是刑部的。

王砚道：“我们刑部，一向案不论大小，皆谨慎对待。这案子起初是当失踪案来办，到那姚家一查，他家丢的那少爷竟自己回来了。其家人尤不知关窍，非哭着闹些神神鬼鬼的。那丰乐县里有个什么姥姥庙，说是丢的少爷被姥姥摄去了，我还当是跟前日查的乱党案有关联，亲自去了一趟。”

兰珏笑道：“丰乐县的慈寿姥姥庙？我倒算是熟悉。我家乡九和县，离丰乐县不远。打小就听闻那庙十分灵验，附近各县，连京里的一些妇人都去那庙中求子。”

王砚道：“闹得邪乎得很，还说以前得每隔三年，向姥姥庙进献一对六岁男童做座前童子，九岁方得放回。直到前些年才革此陋习。”

姚家人说，他家少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就知道在屋里读书，突然就丢了，恐怕是姥姥这些年没有童男，太过寂寞。

姚小公子回来后，眼窝凹陷，形容枯槁，沉默不言，整天浑浑噩噩，活像连魂魄都不全了。

王砚冷笑：“真是胡扯。一个十九岁的男子，还能嚷嚷是被摄去做童男？这等年岁，连女子都心旌荡漾，堂堂男儿竟能静守家中？一看即知，将他吸干的妖精必定在府内。果然稍一查，便查得是偏房的一个奶妈。”

那奶妈比姚小公子大了十余岁，姚小公子竟被其迷得神魂颠倒，还想带她私奔。奶妈知道这段情缘必不能久长，趁着辞工的时候，和姚小公子甜蜜了几日，就奔进了一个肚大腰圆的粮贩怀抱。

“就这么个案子，不消两个时辰便破。多大点事，被那冯郃知道，又哭哭啼啼，跑去告御状。说我无视朝廷纲纪，逾权妄为。可笑！本是他下属渎职，民有案而无人管，不得不进京报案。单听那老者言辞，无故失踪，又牵扯些神鬼之事，焉知大小？我就和皇上说，这案子就当是京兆府破的，我一份功劳不要，正如我们陶尚书所言，司部之间，须协助配合。”

兰珏可想而知冯郃当时的表情心境。

王砚嘿嘿笑道：“你知道冯郃怎么个反应？他居然一副西子捧心，将要昏厥的模样，弄得皇上让两个内侍左右搀住了他。然后他说，因为我，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京兆尹了，要辞官。我立刻就说，京兆尹职责何等重大，又不像我们刑部，专门管刑讼，至于把一两件案子当个事儿么。分担协作，不都是为了朝廷。”